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騰 固



银杏之果





前言

作为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的一种折射和反映，浪漫抒情派小说在“五四”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隶属于文学研究会并创造社的腾固（1901—1941），其创作倾向自然更接近于浪漫抒情流派。

腾固，字若渠，1901年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的一户书香门第，自幼随父辈习古文、学古诗，奠定了其日后丰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少年时考入上海美专学习美术，毕业后留学日本。受创造社的影响，在《创造季刊》上发表早期代表作《壁画》。后加入文学研究会，回国组织狮吼社，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二十年代中期任教于美专之后，致力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有专著《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问世，影响颇大。1928年腾固弃文从政，并赴德留学，回国后多从事美术方面的研究、领导工作。这也决定了他在美术研究上取得了较新小说创作更大的成就。

腾固的小说均创作于二十年代，并深受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他认为唯美运动是浪漫运动的“惊异之再生”，因而自觉奉行新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侧重对内在心灵世界的开掘。小说集《迷宫》便是这种创作倾向的产物。他这时的小说往往致力于描绘心灵深处的“纯美”，但又难容于现实世界的污浊，因而人物内心中充满了追求、幻灭和烦恼的交杂。《壁画》描写一个美术青年单恋



破灭的凄惨经历，最后他饮酒呕血，手蘸鲜血在壁上涂抹出一个女子站在僵卧者的腹上跳舞的图画，发泄自己失恋的悲哀。这种创作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便是走到颓废、病态的路上，而腾固的某些作品也正好浮泛着颓废主义、享乐主义的沉渣。作者在热衷于对变态心理、阴森梦境的描写的同时，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探索着象征主义的新方法。中篇小说《银杏之果》便是其中的代表。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一种象征，通过银杏开花，转瞬即灭的寓意来表现作者对幸福的追求和幸福的刹那而逝。由对一个青年的恋爱悲剧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摧残。小说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爱情悲剧，炽热的情感中开始包蕴着一种难得的冷静，落笔竟有了些写实的味道。真正使腾固的新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所变易并出现现实主义萌芽的，是1928年出版的短篇集《外遇》。集子中的大部分小说文笔质朴平实，视角趋于外射，社会批判性也有明显的加强。可惜作者此后放弃了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文学才华没能得到更深远的发挥。

腾固的小说数目不多，但大都精炼而不失变化。本文库收录了腾固小说的全部篇目，相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获益。



目 录

银杏之果	(1)
壁画	(45)
乡愁	(58)
石像的复活	(73)
二人之间	(81)
水汪汪的眼	(92)
百足虫	(104)
古董的自杀	(120)
葬礼	(132)
迷宫	(150)
摩托车的鬼	(156)
新漆的偶像	(168)
一条狗	(193)
旧笔尖与新笔尖	(196)
平凡的死	(208)
眼泪	(218)
下层工作	(230)
离家	(236)
为小小者	(245)
Postobit	(251)
逐客	(257)
奇南香	(261)



期待	(267)
独轮车的遭遇	(274)
外遇	(280)
诀别	(286)
丽琳	(290)
鹅蛋脸	(306)
做寿	(319)



银杏之果

—

冷清清的街角，西接田舍；秦舟的家人，有的在街后乘凉。月色入户，尤其显出惨淡的寂寞的景象。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天的一夜。

他们都平心静气地听上海制造局的炮声，街上稀少的足声。他们暗地思想：邻人们避难去的，已是十室九空了；风声何等的紧急，可想而知。只因秦舟的父亲呻吟病床间，没法可想。好譬诸天命罢！他们依旧没有声息。

这时秦舟从街上回来，力竭气短地告诉家人说：“我们快些儿进去罢，南兵从官路上渐渐的赶下了。”他们听得这个消息，连忙走进一处高大的旧式的房屋；把后门关住了静听着。果然杂沓的足声，一忽儿在街道上连一连二地来了。

秦舟父亲的病室，靠着街道的一面，他们都团聚在这里；灯光半明半暗的替他们担忧，替病人危险。病人还在说些死生由命的话，告诉他们镇静，别心烦意乱。他们一面虽是安慰病人，一面都在啜泣。只有秦舟漠不关心，呆呆地坐在他父亲的床前，他并不想起父亲的病很利害，要来日大难了。他只想到久久不得 H 小姐教他算学，暑假开学，又要被先生责备了。他不由得也滴下几点眼泪。



这一年秦舟长到十三岁了，什么世道，什么人情，一点都不知道。而且他很欢喜父亲有病，那末天天不会逼着他做《通鉴》札记，他可以自由了。他平常很牵记 H 小姐，她是他的姑母家的亲戚。他前年在初小读书的时候，寄膳在他的姑母家里，又是和 H 小姐同学。他因为从私塾转到学校，不曾习过算学，所以 H 小姐常常教他的，因此非常亲昵。去年他考进高小之后，寄宿到学校里，便不能与 H 小姐常在一块儿习算学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记起 H 小姐，便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

过了一天，太阳从东方射出一道红光；路边的一带豆菽，都横倒了，显然经过了兵灾似的。露水还疑在豆叶上，发出珍珠的光。秦舟一个人在路边，手里拿着许多逃兵遗失的枪弹，肩上背了一把热水壶，还在田间寻觅。此时他显出一副欢喜的傲慢的脸儿，弯着腰儿只向前进。他好像一位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似的。

“喂，舟弟！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些什么？”

他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他的表兄涟秋。

“涟哥哥，昨夜过兵，我们真是吓得魂儿出窍！你们怎样？好个运气，我今天拾得许多枪弹和一个热水壶呢！”“这有何用呢？我要问你，舅舅的病怎样了？”“还是不见起色呢！”

“我是来问舅舅的病，你同我一块到你那边去罢！”

他们说了便牵着手，回到秦舟的家里去。

病床对面的庭柱上，半明半暗的灯依然装置着。秦舟的父亲，没精打采地斜靠在高枕上，涟秋坐在床前，秦舟站在涟秋的旁边。几个女的看护者都避到别处。秦舟见了他的父亲，很忌惮地一声不发。

“舅舅！今天我见你的气色，比较前几天好得多呢！”



“咳！那未必，我二十多年没尝药的滋味了，此次算是拼凑二十多年的债务，我要一齐还清呀！还有什么二次革命初次革命，总是我们近上海的人们的不幸，听说昨夜此地经过兵士不少。”

“正是，我的妈妈为了这事情替舅舅担忧呢！她劝你迁到别处去休养，舅舅的意思怎样？”

“我以为不必，死生由命，是逃不掉的；况且他们革命是有他们的仇敌，与我们毫无关系。要知道此回革命，不是洪杨之乱的那年，决不致杀人虏货的，你放心罢！”

“是的，我的意思也以为不必搬动；倘是中道遇了风寒，反而没有好处。不过妈妈胆细年老，她很想迁避，所以今天下午打发到 K 县的亲戚家，暂时躲避一下；平定后就归家的。”

“你们一家都去么？还有别家同去吗？”

“我送妈妈和几个孩子去后，便回来的；其他不过 H 小姐的母女俩；我以为舟弟可以同去。”

“他在家一天玩到晚，一点不懂规矩，怎能上场面，到客气的地方呢？”

“他年纪还小，当然这样的；聪明的孩子都不肯用功的，舟弟比较算用功的了。”

“哼！我病了后，他的《通鉴》札记就此也病了，还说他用功吗？”向秦舟“你要去，跟涟哥哥去也好；省得在家里闹个不清；出外去看看，人家的孩子都是端静有礼有仪的。……”

“我跟涟哥哥一同去。”秦舟低倒了头对他的父亲说后，心里感到非常地愉快；因为 H 小姐也去的，他趁此机会可以在 H 小姐前习些算学了。他想到这里更愉快了。他父亲续续讲的话，一点没有听得，只管自己胡乱地想



去。

“喂！你耳朵在什么地方？教你到客气人家要处处留心。”他父亲声浪提高的对他说。

“噢！我留心的。”他听得父亲的话中有带一点怒了，便低低地答。

涟秋又到秦舟的母亲和嫡母前讲了些话。他的母亲和嫡母也都叮咛秦舟出门的种种规矩。最后涟秋便告别秦舟的父亲说：

“舅舅，那末我领舟弟去了；送他们到 K 县后，明天便可回来看你，你好好自珍。”

.....

二

K 县在清朝的时候，出过多少状元，又是陆清献公做过县官的地方。人杰地灵，这是秦舟从小知道的。涟秋的亲戚家，在城外落乡的了。那边风景又是很好，秦舟来了多天，他到野外散步，每每遇到石人石马的大坟，庄严高大的家祠，尤其感到小时闻名的不虚。

阳光自丛林中透入，地上现出无数的圈纹，一耀一耀地波动着。秦舟在某家的墓圉中拾些银杏果，觉得一个人孤寂而疲惫，便坐到石上歇息。他想到这几天来与 H 小姐食同桌，寝同室。H 小姐因为辈执的缘故，仍旧称秦舟叫做“舟叔叔。”H 小姐的年纪比秦舟大二年所以秦舟自小称她“H 姊姊”的。他觉得二人的称呼虽没改变，却不像习算学的那年。——还不到两年，H 小姐的一举一动，便拘束得像大人那样了。他出门的时候，为了父母叮咛过一番，觉得不好意思就放出平时顽皮的手段，也不愿意和



不相知的亲戚们谈话，所以他时时走到古祠古墓的丛林间闲散。

“舟叔叔，你原来在这里，好教我寻的要命呢！”

他听得这些低声，抬起头来，见 H 小姐离开他坐的地位约莫十多步；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回答是好，便一声不发，落下几滴眼泪。

“舟叔叔，你为什么哭？”她柔顺地问他。

“我想着我的爹爹妈妈。”

他说了这一句话，自以为能够随机应变，不由得又发笑了。

“舟叔叔回去罢！你又笑又哭的孩子气，还没有改去呢！”

“H 姊姊，我实在不瞒你说，我走到这里都是坟墓，很是害怕。”

“谁教你一个人走到这里呢？”

“没有人伴我。”

“伴你到此地也没意思的，回去罢！太太教我来候你的；她在望着，恐怕你失了路。”

“你等一忽儿罢！太阳还没下山，让我多拾些银杏果。”

“那么我帮助你拾罢！我们快一点儿拾呢！”

他们俩回去后，进一间旧式的会客室中；壁间陈列些古书古画。秦舟的姑母和她亲戚的家人，H 小姐的母女俩，都在这里，几乎充满一室了。秦舟靠在他姑母的旁边，姑母伸出一双慈爱的手，抚摩他的头颅。众人都注意到秦舟面上；一个老年人问了。

“舟舍儿在什么地方读书？他面清目秀，必是很聪明的。”



“他在本县高小里读书，去年才去的；他虽是聪明，但不很用功；他的爹爹至今逼他限几天内读完一部书，并要做札记。”他的姑母回答了后，依旧抚他的头颅，表示她对于秦舟将来，有无限希望似的。

“近来你的爹爹教你读那种书吗？”老年人问着秦舟说。

“爹爹教我读《资治通鉴》。”秦舟说了，低倒头有点羞涩。

“何以年纪轻轻，他的爹爹便教他读冗长的书籍？”老年人又问他的姑母说。

“他自小在家塾里读书，被他的爹爹逼着，读过许多书了。”他的姑母才说完，忽而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冲出来，问他的姑母说：“他是不是秦先生的庶出子。”

.....

秦舟觉得和不相知的亲戚们住在一块儿，非常不快；他从人丛中，逃到几天来住的一间寝室里去睡了。

夕阳映的寝室的窗上，无力的红光渐渐淡褪了。H小姐开窗一望，附近的田野丛林，远处的高楼杰阁，不由得生出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感想。她在望得出神，忽而听得一缕的鼻鼾声；她走到自己床前，揭开帐子一看，没有人在，便转身到对面的一座床前，缓缓的蹑开帐子，见秦舟横卧其间，忙的下帐子，轻轻地靠到窗前。

晚风由窗棂间吹入，床的帐子，一呼一吸地作有规则的动作。H小姐忽有所思。便到自己床上，取出一幅绒毡，想去盖到秦舟的身上；帐子一揭，秦舟醒了。

“H姊姊！快来帮助我呀！”他迷迷糊糊地说。

“我以为你睡得正浓，恐怕你受风寒；你说些什么？”

“我正在做一个梦呢！”



“怎样的梦？”

“小时候听得人家说：银杏树的开花，不使人间眼见的；常常在黎明时开的。开的时候也不见花，只见一闪银光，刹那间就灭了。如果人们偶然看见一闪银光，手里拿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的。我记得坐在墓石上，忽然看见一闪银光，手里的银杏果，都成金子的了。可不是一个好梦吗？”

“你的金的银杏果在那里？”

“我紧紧握地在手里。有人来夺我，我喊你来帮我。怎知道就觉醒了呀！”

秦舟从怀中取出手帕，揩了眼儿，把衣服整了一回，斜倚在被褥上，显出很疲倦的无精彩的容颜，他又想睡了。

H小姐便将绒毡，安放到自己的床上。夜色逼到有窗子的一方，几乎要暗了。她依旧靠窗，恋着远近的暮色；她是一个深于思虑的女子。玻璃窗的透明力消歇了，变成反射力；她照见自己的脸儿，他默默地想：“父亲早死，兄弟没有，形影相依，只有母亲……你我！”

她的玻璃上的影子，像对他这样说。风儿吹着蓬松的发髻，也在玻璃上摇动，没有什么声息，只有她的心房里一跳一跳的微音。她为了什么深思远虑，自己不解得。

轻轻的足声自远而至，她的母亲来了，对她说：“H儿！你还不下楼吗！快要到晚饭的时间了。”

她的母亲是一个中年的妇人，面上现出慈爱而憔悴的皱纹，好像她面上刻出了早年孤寡的记号。她听了母亲的话，便转身回答母亲说：“妈妈，我觉得住在别人家不惯。”

“你别愁，今天链叔差人来教我们回去。听说乱事已



平了。”

“那时候回去？”

“打算明天走，舟弟呢？”

“他睡觉了！”

“你去喊他起身，我们要吃晚饭了。”

她便喊了秦舟和她母亲一同下楼去。

三

练川的水，清可鉴人，雨峰芦荻，犹等待着秋来开花。秦舟的姑母们的归舟，趁练川入海的急流，次第拜别那岸柳长桥而去了。舟中秦舟的姑母，和 H 小姐的母亲，并肩而坐，谈些琐屑的事情，都不能入秦舟与 H 小姐的耳。他们在船的后方，望望野外的景物，天空的飞鸟，流水声，与矣乃声，和他们低细的谈话声，一唱一和，也不辨是天籁，是人籁了。

“H 姊姊，我们行得多少路了？”

“今天晚上可到家，一共七十里路，你去用数学来算罢！”

“可是我的数学忘掉了。”

“别谈说，高小的二年级，命分比例都教过了。”

“说到命分比例，我只懂他的名词：虽是一位东洋留学生教我们的，我一点都不记得；因为再没有那时候你教我的有趣味了。”

“舟叔叔，你休笑我！我那里比得上东洋留学生的好呢！”

“我不是笑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东洋留学生教我的算学，我不愿意去学习呢！”



“你真谎说，我决意不信实这些话。”

“谁来诳你！你不信也罢！况且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只在石板上画人画马，有时空想。若是你做了我们校里的数学先生，我无论如何细心去学习它。”

“舟叔叔，你还说不笑我吗？你的嘴巴，想不到有这样利害呢！”

“这是真话，说我笑你，你冤枉我了，虽然白白地辩论也无用，你要知道我的心儿，是出于真的。”

“别多说罢！算了！算了！再道下去，我知道你又要赌神罚咒了！”

H小姐靠在船舱的一边，向下一看，碧绿的清水中，映着自己的脸儿；她一笑，影子也一笑；她一怒，影子也一怒。

“看啊！舟叔叔，我在水里呢！”

秦舟并上H小姐的右方，他注视水中H小姐的脸儿，她低倒了头，两边的刘海掩到她的眼儿，他说：“呀！H姊姊！我也在水里，我们俩多在水里！”

他们俩的脸儿，被波纹的涌动，两相交颈，忽分忽合地摇曳着。于是H小姐起身，背窗而坐，又触动了她多情善感的生性，低倒头，看见木板上的条纹；抬起头，望那行云的来去，好像都有很深奥的哲理存在其间；她也像未来的哲学者，一双深碧的瞳子，仰观俯察，贯串到她的真挚的深远的心情；天地万物供给她去思索。秦舟望在水里，不见了H小姐影子，也罢兴而起。

“H姊姊，你在想些什么？”

“我没想什么，你想吗？”

“我也不想什么。”

“天快要晚了，我们快到家了；舟叔叔，你有闲暇到



我家里来玩。”

“我希望天光永远不要晚，船也永远不要到家。”

“为什么？”

“学校开学期近了，我到家后，不久就要上学去呢！”

“你学校里有许多同学，不是很热闹的吗？”

“我不欢喜那样的热闹，我情愿天天在船上和你一起。”

“你要知道：我们在船上来去是避难，不是玩呢！”

“所以我很愿意常常有难，常常避难；可不是最得当吗？”

“啊！你倒愿意常常有难，也不害怕吗？”

“我们会避去，所以不害怕的。”

H小姐还没有回话，听得秦舟的姑母在喊他们了。

“你们不怕夜风吗？快到家了，进来罢！”

他们俩便走进舱中，H小姐靠他的母亲一方坐下，秦舟坐在他的姑母旁边。二个三四岁孩子躺在褥子上，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讨趣。秦舟的姑母和H小姐的母亲，仍旧谈些世故入情的话。只有秦舟的两眼与H小姐的两眼，对视成双直线。秦舟一闭日间，H小姐的影子仍在他的前面。

“舟弟，你不要睡，快要到家了。”

H小姐的母亲见秦舟闭目，她向他这样说。

“不是睡，不是睡。”

秦舟虽是这样说，但很不愿意听这“快要到家了”的话。他想：“H小姐的母亲真不是知己，她婉顺地告诉我快到了，那知道我的心里说不出悲哀。”他看看H小姐一言不发，尤其显出此别意何如的疑问；忽而H小姐转身一望，说道：“唉！香火桥到了。”



秦舟听得到香火桥便已是离家百步，急得一身冷汗。

这最后五分钟，他味她的语气，似乎也很可惜。到了香火桥彼此显然抱着失望的心情，他恨不得他的家远隔几十里呢？越是想远，越是近岸了。有呼喊的声音，他辨出是表兄涟秋喊道：“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

四

乱事既平，秦舟父亲的病也起床了，于是秦舟照例住到学校里去，他自己想：“我不知道犯了怎样的罪恶，坐这长期的监禁，使我不能和心中人常在一块儿呢？”每星期总有七八小时数学的功课；他临到数学课，尤其一心致念 H 小姐。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笔算》教科书教到几章几节，他也记不得了；先生在教台上指手划脚，几乎喊哑喉咙，他也一点都不听得。他只想：“倘使那位东洋留学生换了 H 小姐，我何等的高兴，何等的热烈的习那命分比例呢！”他又想：“她果然做数学教习，又不是单教我一人，她对我的一团真挚，平分到大众，那也太不值得。”他虽是这样想，也不管事实上有所不可能的呢！

他逢到放假回家，很想去望望 H 小姐，但她是姑母的亲戚，照例是很疏远的，并且很客气的；无事无端怎样闯进。两家虽是相去不远，但咫尺天涯之感，也不能免了。有时在姑母家中一见，只觉得分别一次，加上了一层疏远；于是他像得了忧郁而不可命名的异症。

一九二四年的新年，他因年假回家，将近一个月了，他预想了许多法儿，和 H 小姐会会，不料他微微地从别人那边听到一个奇怪的消息：他的表兄涟秋曾经和他的母亲嫡母说过，将 H 小姐和他定上婚约，就让涟春作媒：



他的母亲非常同意，而他的嫡母大不赞成。他的嫡母以为照辈执上讲，她是小辈，他是长一辈的，不能订婚；照俗例上讲，娶女小于男，如今她长他二年，也不能订婚，于是这件事便搁起了。秦舟听得了后，打算去望 H 小姐的热心，打得冰冷似的；一面却怨表兄何以多事；一面又怨他的嫡母不能谅解他的心儿，便贸然拒绝了。他是从小嫡母抚育的，关于他的一切事情，自己的母亲不能参加意见；他从比面子上服事嫡母很周到，实是心里很怀怨她呢！

这个年假中，他的父亲逼他每日临《长乐王造像》一遍。读《史记》的本纪数页。开学期到了，他将《〈长乐王造像〉临本》一厚册，《〈史记〉札记》一小册，送到他的父亲前面，他要安排上学了。这是在元宵灯节的后一日。

“舟儿，到这里来！”

书室中灯火煌煌，照见七八架破零破落的旧书。秦舟的父亲坐在书桌前，从桌上的乱书堆中，隐隐见他稀少的，黑白相间的蓬发；他在批阅秦舟的《〈史记〉札记》，看到三数页，便喊秦舟。秦舟听得父亲带怒的声音喊他，知有不测的祸；既不敢违命，便从内室踱出，到父亲前面。

“这是什么意思，你解给我听？”

他的父亲指着札记的眉端，有几句：“时不利兮笔不驰，笔不驰兮可奈何，H 兮 H 兮奈若何？”的话问他。

其实他写这些话也忘掉了，想不到落到他父亲的手里。又是明明白白地写着 H 的名字。一声不发，脸儿飞红，眼泪一滴滴不断的落下，专候父亲的判罚；门外还听得他的弟弟嘲笑他的声音。